



深度 异乡人

## 异乡人——阿婵：与叙利亚男孩共进三道菜， 品尝爱恨交织的乡情

假如战争结束，他们回家，应该会像个陌生人，因为大家的价值观已经变得太不一样。“人们害怕分歧，也害怕磨合。要各人重新互相接受对方是一件极困难的事。”

特约撰稿人 阿婵 发自斯洛文尼亚 | 2018-08-31



酿茄子、茄子肉碎饭、罗望子汁和甘草汁，一边做一边聊，才知道真正的叙利亚是什么模样图：Tsengly / 端传媒

每个地方似乎都有过一场浩浩荡荡，撼动过一整代人，并且把他们引向不同命运的革命。没有人预计到2011年叙利亚的反政府示威，会演变成持续至今的内战和多国插手的“代理战争”。根据联合国难民处的数字，自2011年起，有超过560万名叙利亚人离开家园，流亡海外，当中不少都是二十出头的年轻人（尤其是男性），现居于东欧国家斯洛文尼亚（斯洛维尼亚）的三个叙利亚男孩Mohamad、Abood和M（化名）就是其中的三位。本应在挥霍青春，或迷失跌撞的年纪，他们却被时势迫著作出影响一生、不能逆转的决定。

第一次和他们三人碰面，是在一次真人图书馆（human library）的活动上。他们三位“难民”，高大健硕，声线洪亮，十分有朝气。一开始，他们就对大家说，不希望人们只知道叙利亚的战争，反而想和人们分享战前的家乡是什么样的，以及家乡的风俗、水土、饮食和文化。于是我建议和他们一同做饭，一边做一边聊，聊他们如何处理曾经历过的过去，以及所期盼的将来。待饭毕，才发现个人命运与时代、国家和政治根本无法分离。



24岁和21岁的亲兄弟Mohamad（右）和Abood（左），跟25岁、青梅竹马的儿时玩伴M，成长于离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不远的城镇。现在Mohamad、Abood和M已居于东欧国家斯洛文尼亚，但M的家人则仍留在叙利亚，因此他无法出境。图：受访者提供



## 第一道：酿茄子 细小而味美

把茄子内的籽拿出，把煮好的香料饭放进茄子里，再放在酱汁中煮熟。该酱汁用作点面包，另配搭乳酪和中东芝麻酱，表面洒上蕃茜碎（香芹）和牛油，是经典的叙利亚佐餐小食。

不少人都是从战争去认识叙利亚，但在三人的脑海中的家国还有另一个模样。分别24岁和21岁的亲兄弟Mohamad和Abood，跟25岁、青梅竹马的儿时玩伴M，成长于离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不远的城镇。一如很多中东城市，街上有大大小小的市场，卖香料的、家禽的、衣服的、蔬果的……总是熙来攘往。三人闲来无事就在街上踢足球，或去咖啡室抽水烟，吞云吐雾，玩扑克牌。现时他们在斯洛文尼亚首都卢比安纳（Ljubljana）的住处也常备啤酒和水烟。但相比之下，卢比安纳人口少，即使是最热闹的时段，街上行人也少得像深宵的香港中环。对他们而言，卢城只是大马士革的一个小社区。

大马士革建城已四千多年，古老的地底结构不容许铺设地下铁地铁，因此只能依赖地面交通，路面总是人多车多，光是一公里路，坐巴士或的士可能要花两、三个小时。“那里曾经有过电车的，但后来被取消了，因为政府认为电车是不够文明的交通工具。”Abood讽刺道。

曾经，叙利亚是个令人向往的国家，它被认为是全世界最古老的有人类持续居住的地方，有出色的文学、编织工艺、铸钢剑等，也是旅游大国。大马士革曾在2008年被选为全球第三位最安全的首都，又被选为中东文化之都。那里有无数城堡和古城，有美丽的山脉和海岸线，每逢长假期，人们都会跟家人和朋友去海边渡假。Abood记得，当时有法国公司打算在叙利亚的沙漠建一条以公里计的太阳能板，“当时的叙利亚走在世界的前面”。不过，M觉得那些建设都只是政府偶尔“派糖”，让人民能够忍受实际上已经败坏的政权。



叙利亚是个令人向往的国家，它被认为是全世界最古老的有人类持续居住的地方，有出色的文学、编织工艺、铸钢剑等，也是旅游大国。摄：Kaveh Kazemi/Getty Images

斯洛文尼亚同样以大山大水为名，从首都开车一小时就能到达海边或几千米高的山脉。三个叙利亚青年在斯国仍然可以享受大自然，可以跟朋友抽水烟和玩牌，唯独跟家人团聚的时光却不复再。M回想，叙利亚的周末在星期五和星期六，每个星期五早上，“所有的家人，外公外婆，亲戚都会聚在一起吃早餐，分享大家的一周过得如何，谈天说地。”叙利亚的餐桌上总是堆满丰富的食物，前菜，小食，沙律（沙拉），饮料等等，几乎所有的颜色都呈现在餐桌上，是一幅美丽的图画。“假如要说离开之后最怀念的，应该就是这时光。虽然我们在这里也经常跟朋友见面，但那感觉跟家人是不一样的。”

或许由于Mohamad和M都是厨师的关系，讲起食物都分外眉飞色舞。M抱怨，“这里的食物很闷！中东和亚洲，包括叙利亚可以说是世界上饮食文化最丰富的国度。我们的食物有独特的味道和气味，因叙利亚有真正的农业，不靠进口食物，所以蔬果都十分新鲜。”对他们而言，斯国的蔬果都淡而无味，而“我们家乡的青瓜、茄子等，只有一根手指般大，但只要有人在厨房切青瓜，整间屋都能闻到香气。”斯国的蔬菜又肥又大，却缺少味道。很多菜式他们都无法用这里的食材煮制。例如，做炸茄子的话，这边的茄子会像海绵一样吸收所有油分，从而失去茄子应有的味道。

他们大概没有想过，这些熟悉的味道，有天只能在回忆中品尝。

## 第二道：茄子肉碎饭 上下倒转的人生

先煮饭，同时把茄子切件煎熟备用，然后炒肉碎，以盐和胡椒调味，肉汁留起备用，最后炒香果仁。各材料准备好后，拿一只大碗，先放果仁，后放肉碎和茄子，最后铺上饭，并把肉汁倒在饭面，最后以一只大碟盖在碗上，迅速把它180度反转，碗内材料上下倒转，层层分明。这反转的动作必需快、狠、准，否则失手材料就会散开。

内战是最邪恶的战争，它令得一个国家内的矛盾膨胀至爆裂，裂出一个无法轻易从外面去缝合的破洞。

阿萨德父子由1970年起在叙利亚执政，以高压手段箝制人民的种种自由。1982年，有反对者在叙利亚城市哈马示威，三天后政府实行焦土政策，坦克驱进屠城，估计有至少一万名



叙利亚人丧生，史称哈马大屠杀。自此之后，人民敢怒不敢言。我跟他们提到中国的天安门事件后，政府欲以经济发展去令人们著眼经济，少管政治，但叙利亚政府却相反，经济差得令人们除了努力赚钱糊口之外没有时间顾及其他事情。

三人你一句我一句地抱怨道，“在叙利亚几乎所有学生都想延迟毕业，或希望到国外发展。因为毕业后很难找到工作。那里的招聘中心，他们会把你排在已有一万个人的等候名单。假如你够幸运，或者会找到一分收入足够你买香烟的工作。买车买楼对于叙利亚人而言是不可能实现的梦想。”

“但事实上，我们有高达17亿美元的GDP，石油、旅游、农业等带来不少收入，假如政府分配得当的话，这些收入足以令叙利亚的国民生活得很好，但那些钱到底到哪里去了？2011年的革命，人们开始问这些问题。除了经济问题，人们亦急切希望取消戒严。”



2011年叙利亚的反政府示威，演变成持续至今的内战和多国插手的“代理战争”。图为2018年4月14日，美国宣布对叙利亚进行军事打击，首都大马士革上空被火光映照。摄：Imagine China

结果如大家所见，政府选择以武力去回答人民的质问。战争爆发后，政府把服兵役的年期由一年半大增到七年。2015年，就在必须服役的两星期前，他们离开了叙利亚。原本可以慢慢计划，慢慢打算的人生，变成迫不得已的决定，远走陌生的地方，面对未知，命运由不得你规划，只能见步行步。

欧洲右翼把很多国内的社会问题都怪到难民头上，但其实据国际特赦组织的数字，直至2016年，超过480万难民集中逃到邻近的五国：土耳其、黎巴嫩、约旦、希腊和伊拉克，当中只有约5%的人逃到五国以外的国家。

这三个年轻人原本的计划也是到土耳其。Mohamad和Abood的父亲早先在叙利亚设厂，但后来工厂被炸毁，于是到土耳其重新开始，兄弟俩于是与母亲父亲团聚，而M则比他们迟两个月只身到土耳其。但几个月后，三人都认为在土耳其没有前景，于是决心逃到欧洲。

对三人而言，作出离开这个决定并不难，因为这是没有选择下的选择。有人问他们，为什么不留在叙利亚作战到底？

“你把你的岁月花在一场你根本弄不明白，不清楚在往哪个方向走的肮脏的战争，你无法为自己的人生去做些什么，战争可能明天就因为参战方的某个决定而终结，然后一切如常，但对于你，作为一个人，青春却在毫无意义地丧失掉。”Abood说，“假如这场战争是对抗外敌的话，可能人们会愿意留下来作战。但这是一场内战，是人民之间的战争，我们不想去杀死跟我们一起生活的兄弟。”

由叙利亚到土耳其，不似旅行般容易。三个人在不同的政府部门、检查站、机场海关，都要交一笔又一笔钱去收买。“这是个腐败的国家。机场的检查人员很直接地问我口袋里有多少叙利亚币，并让我交出来，他说反正到了外地也用不著。”M说。





据国际特赦组织的数字，直至2016年，超过480万难民集中逃到邻近的五国：土耳其、黎巴嫩、约旦、希腊和伊拉克。图为2016年3月22日，来自叙利亚的难民男孩躺在希腊的铁轨上睡觉。摄：Imagine China



他们的逃亡路线如下：由土耳其坐船到希腊，由希腊的救援船只救起，大约四艘船，载著150人，再经希腊岛到雅典、马其顿、塞尔维亚、克罗地亚、斯洛文尼亚，最后到达奥地利。

他们原本的计划是由奥地利过境到最终目的地德国，但奥地利关闭边境，并把三人遣返回到斯洛文尼亚。整个过程旅程花了7天，他们总共睡了三十小时，不是在车或船上，就是在边境的难民营，或寒冷的街头渡过。三兄弟的互相陪伴成为唯一的安慰。Mohamad回想：“我们在奥地利边境分别接受完当地官员问话后，重遇大家，表示我们都无法过境，虽然我们都为无法到达目的地德国而失望，但那刻我心想：‘at least we stuck together.’（至少我们被困在了一起。）”说到这，他们都笑了。

有人说，当离开家国时，心的一部分永远已遗留在原地。但对三人而言，离开却是感到松了一口气，更安全和自在。

“我记得我坐在飞机窗边的座位，当飞机渐渐离开地面，升上半空，我既高兴终于离开这地方，但当我看著从地面愈缩愈小的大马士革，我问自己，我还会回到这地方吗？我不知道，可能会，可能不会。我突然感到很迷惘，我不知道到底我应该高兴还是失落。”弟弟Abood回忆道，有时候他会抱怨，他们明明是无辜的，没有做什么坏事，也不是他们引起战争的，为什么却要经历流离失所？但有时又庆幸可以逃离战争，迎接全新的将来。“这些互相矛盾的感觉经常轮流交替，在我脑内打架。”

Mohamad补充，“这就像一场赌博，当你渡过海洋时，你不知道会否抵达另一边，但当考虑到实际情况，意识到根本没有退路，眼前的是唯一的选择时，你就会不顾一切地往前走。”他停了一下，再重复道：“这是一场赌博，要不全胜，要一无所有。”

访问期间，Mohamad和Abood的父母来电，二人分别跟家人聊天。两兄弟正计划到土耳其探望父母，而M的家人却仍留在叙利亚，只能靠电话或视频来联系。逃离了叙利亚相等于反政府，因此连在外地的大使馆也不能踏足，遑论要返回叙利亚。M说，即使用通讯软件联络，说话也得分外小心，因为内容有可能被监控。即使人在国外，白色恐怖仍挥之不去。“叙利亚真的就像朝鲜一样。活在该政权下，时刻都感到被控制。政权依靠植根在人们

心内的恐惧来操控人，他们告诉你人生该做什么，该投票给谁等等，你不能畅所欲言，在叙利亚经常有反政府人士，莫名其妙地被消失或无需受审地被送进监狱。”

“因此我不会怪责任任何一个离开叙利亚的人。Not Syria.”Mohamad说。



现在Mohamad和Abood分别在卢比安纳大学修读经济及金融学硕士和学士，除了在餐厅和酒吧兼职外，还积极地不同渠道去分享叙利亚的文化，如表演传统舞蹈，或到不同的学校分享个人经历。图：受访者提供



### 第三道：罗望子汁和甘草汁 斋戒后来一杯抖擞精神

每逢斋戒月（*Ramadan*），人们都会跟家人共进开斋饭，开饭前十分钟众人会先饮用罗望子汁和甘草汁（*Ark sous*），因斋戒一日后血压偏低，果汁中的成分有助提升血压，让身体为进食作好准备。

现在Mohamad和Abood分别在卢比安纳大学修读经济及金融学硕士和学士，除了在餐厅和酒吧兼职外，还积极地不同渠道去分享叙利亚的文化，如表演传统舞蹈，或到不同的学校分享个人经历。而M则在餐厅当厨师，偶尔会接一些餐饮宴会服务，正等待入学修读旅游及接待学士。三人都已获得难民身分和居留权，可以于申根国家自由进出。

斯洛文尼亚，由一个听也没有听过的国家，变成他们新的家，改变的除了是外在生活环境，更在于心态以及价值观。“现在回想生活在叙利亚，就似活在一个笼里，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到底是怎样。”Mohamad解释，现在他们更了解自己所生活的世界到底是怎样的，接触了很多不同国家的人，在欧洲体会到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它如何运作。“现在的我们比以前思想开放了很多，例如当我们仍然在叙利亚时，不喜欢伊朗人，因为他们的政府支持我们的政府，但现在我们的其中一个室友是伊朗人，我们跟一些伊朗的朋友甚至比起跟来自其他阿拉伯国家的人更熟络。”

“我们不再因某人的国籍而判断人，因为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，而不是从属于他们的政府。我甚至在这里认识到以色列人，他们理应是我们的敌人，但他们也同样不认同他们的政府。”Mohamad这样说。

欧洲令他们活得更自由和有希望，在叙利亚时他们感到无论自己有多努力最后都是徒劳，但现在他们深信曾经付出的都将成为一个坚实的平台，承载著愈来愈强大的自己。叙利亚，这个令他们既爱且恨的家国，似乎已成为过去，但它的一切却又仍叫人著紧。讲到叙利亚的将来，各人都不乐观。M语带失落地说：“如今的叙利亚，已是个撕裂成很多片的社会。即使战争完结，人与人之间却已经尽失信任。很多叙利亚人，仍然在著眼于如何报复，多于放下过去。”叙利亚原本是个不同宗教和种族的大熔炉，基督教、穆斯林、犹太教；阿拉伯人、库尔德人，亚美尼亚人……战争最大的破坏是把这可爱而多元的社会摧毁

掉。“从前我们视所有人为叙利亚人，现在人们根据对方的宗教、名字、政治取向、来自哪个城市或社区去判断他们。”

“只有当人们可以忘记某某的兄长或父亲对自己的家族做过些什么，放下报复心态，不带预设地去认识站在你眼中的那个人时的时候，叙利亚才有机会真正的复活过来。”M说。



他们无法预料战争会如何发展，叙利亚的未来尚在一片迷雾中，但他们都希望至少祖国可以stay as one，而不是被瓜分，变得四分五裂。摄：United Nation Relief and Works Agency via Getty Images



Mohamad幻想，假如有一天战争结束，他们回到叙利亚，应该会像个陌生人，因为大家的价值观已经变得太不一样。“人们害怕分歧，也害怕磨合。要各人重新互相接受对方是一件极困难的事。”

他们无法预料战争会如何发展，叙利亚的未来尚在一片迷雾中，但他们都希望至少祖国可以stay as one，而不是被瓜分，变得四分五裂。他们希望假如终有一日，叙利亚重建时，他们可以把在欧洲学习到的知识和价值观带回叙利亚。因为现在的叙利亚仍然很保守，社会上认为除了医生、律师和工程师之外，任何其他职业和知识都是无用的，即使是读经济或金融学，也会被认为毕业后只能当收银员。但一个完整的国家，终归还是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，经济学家、厨师、社会学家等等。

M补充，“更重要是令叙利亚人有一个更开放和包容的心，这世界很大，不能只著眼于自己一人，我们亦无法单靠自己的力量令社会变好，我们需要彼此的力量。不知道叙利亚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明白这简单的道理呢？”

异乡人



---

## 热门头条

---

1. 书号收缩下的大陆出版业：从自我审查到紧跟“党政方针”
2. 《沦落人》 Crisel Consunji：当我看到菲律宾人也会歧视菲律宾人
3. Netflix与Fox争端何起？一百年来的好莱坞电影工业奴役史
4. 华尔街日报：为建工厂拆了美国小镇，富士康却想抽身而退？
5. 谷歌工程师自述：为什么谷歌不实行“996”工作制？
6. 华尔街日报：中国为何决定在对美贸易谈判中采取强硬立场？
7. 人权报告曝光新疆监控App，不走正门、不和邻里来往等36种行为被列为可疑
8. 风雨鸡鸣：广电总局“通则案”后，中国LGBT网路空间紧缩
9. 寻租、被寻租、批判寻租，吴介民的生命母题
10. 朱学勤：在“之”字形百年曲折中，重新反思五四的历史地位

---

## 编辑推荐

---

1. 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巴里诺顿：关税上调对华冲击更大，美国或是中国改革的唯一指望
2. 刷脸时代：“技术可以让政府在任何时候获知什么人在什么地方”
3. 特朗普的下一步：贸易战重开的意料之外与意料之中
4. 汶川地震11年后，地震预警技术为何仍未普及？
5. 香港新职业夹公仔导师：夹公仔“摆渡”了我
6. 华尔街日报：美中联姻还能挽救吗？
7. 296天的努力：人类照顾长大的小黑熊，如何重回野外生活？



8. 寻租、被寻租、批判寻租，吴介民的生命母题
9. 用15年说集中营故事，捷克导游：“我懂苦难”
10. 【书摘】运伟大之思者，行伟大之迷途？——海德格尔与纳粹主义

---

## 延伸阅读

---

### 异乡人——张洲：我在黎巴嫩的第一个Airbnb客人，来自叙利亚阿勒颇

这个女孩在贝鲁特最大的商场逛着，想买抵抗叙利亚严寒的冬衣，却花了一半预算购入一瓶香氛，因为闻着“战前的味道”，感到更温暖。

### 异乡人——唐南发：身为华人，对“排斥和歧视”知之甚深，我要帮助难民融入社会

在马来西亚长大，我鲜有异族朋友；在伦敦生活，亦非社会主流……那些经历告诉我，即便游走在社会边缘，也有权参与这个社会，发出自己的声音。

### 异乡人——张雍：“如果你有20小时都在镜子前看自己，就没有时间去看窗外的风景”

去东欧，是这位台湾纪实摄影师的人生“止损点”。在拍摄精神病院、马戏团、A片工业现场、吉普赛村落等非主流题材之后，他发现自己的摄影“只是两条灵魂在某个时间点相遇的证据罢了”。

### 异乡人——阿婵：东欧这间移民餐厅，是一个流动的另类“联合国”

“融合”从不是他们眼中的核心问题，最重要的是让新移民“有工可做”。